



仁目錄

一
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朱士行

訶羅竭

或

法朗

佛圖澄

法慧

二
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曇邕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馱跋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昌

悟詮

曇摩密多

杯渡

曇諦

勒那漫提

僧亮

道生

僧稠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僧意

寶公

道豐

法度

惠瑱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羣

第四卷

慧通

邵碩

法願

寶志

香閣黎

道琳

阿陀

阿專師

達磨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持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傳弘

慧思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仙

法安

智顛

智曠

法充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璨

知苑

大志

智聰

第六卷

善道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璿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法沖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第七卷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慶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鑑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嬾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鑒貞

無漏

不空

道昭

玄宗

惠忠

崇惠

靈坦

慧間

難陀

和和

義師

代病

廣陵大師

靈默

澄觀

隱峯

圓觀

智誓

素公

弘道

清公

惟瑛

文爽

鑑空

無著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懷信

智廣

從諫

普聞

懷濬

辛七師

簡師

契此

阿足師

惟靖

齊州僧

蜺子和尚

扣冰古佛

全宰

延壽

全清

自新

法本

點點師

行遵

僧緘

智暉

谷泉

鑛師

志言

宗本

悟新

淨梵

道隆

靈芝

常羅漢

膽巴

異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懽。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

惛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維也。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維也。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維也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維也。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維也。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

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子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鷓。忽謂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讓國出家。脩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既而遊方徧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

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音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恚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異。已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

達邾音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玆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

也。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邾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

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慙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羣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

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

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盥。舍利所衝。盥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

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碓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姝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

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頌。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

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因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寫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尔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者。衆議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

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葷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蹤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辱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襪上獻。感應彤鬢。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瞽盲漢地。王即不聽。貴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

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未詳其種姓。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
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
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流行。死者相繼。竭為
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
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為開澗。竭曰。
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踰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
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
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後化。弟子依國法闍維。

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
內。

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個儻神奇。
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
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
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
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
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于
洛陽。諸人悉為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

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者閻蜜曰。臣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臣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

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莢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額數千言。即有臭氣熏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末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數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

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興念為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

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

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閱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其家。黑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對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

止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

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
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
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
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
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
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
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
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
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
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

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教語告
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
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
繩林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
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
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聞
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
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
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薛
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

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

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夜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

尔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弥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頌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為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間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

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逆咲曰。昨夜尔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尔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

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教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

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狄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羣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

秋齊當癱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捨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

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為心。

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恠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
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
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滄口
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
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
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
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
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
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
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脩治舊

塔少承露盃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
承露盃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
使依言掘取果得盃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
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
生鼃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
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桓
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
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
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
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

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
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
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
不能尊驅除靈期迄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
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
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
久遊閭浮利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
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
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
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致至合口橋

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
考其行步有若飛也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
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
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
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
云尔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
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
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
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
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

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憚。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

從。以鐵鎖穿宣領。牽上新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叢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吞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吞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

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燄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

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弒。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虐害非道。若

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之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

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儁踰階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苻堅征鄴。儁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

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塌。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廼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山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廼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
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
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閒曠之路。則施之而坐。
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
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
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
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
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
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咒願七步
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
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
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脩福善。爾後二日。果
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
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滄沒
多有死者。

異僧傳卷第二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為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成誦。鄉隣嗟異。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而貌甚寢陋。不為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

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為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既已籍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脩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搢曰。若所說不甚遠。

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

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

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來。無得至者。猷行

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焉。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乃退。道經一石室。過中憇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噴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懺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岩見猷屍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含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互賊越。逆。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脩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嗟。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

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住所乃謂山神曰
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
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
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
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
為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
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
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十九年甲
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
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
人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
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
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
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
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
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

曇始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
之末賈絳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
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

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脩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北燕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

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庖于檻。燾令以始餒之。庖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庖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

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齧亂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并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速塵離俗。故入道耳。并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

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亦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經律。并關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叢自長安。西度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磧山路艱危。壁立千仞。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

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曠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躡顯前。舐唇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妥尾伏顯之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

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器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方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衆皆惶遽。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任風而去。得無傷壞。

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
摩訶僧祇律方等涅槃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
萬言顯既出大涅槃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
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
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
盡唯涅槃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
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
秋八十有六

法曠

釋法曠姓臯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

以孝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
為師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
七日忽見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徐更切
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
石室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
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東
土百姓多遇疫疾祈之即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佳
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人咸嘆異之元興元年
卒春秋七十有六僧臘五十二

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廬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廂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音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摠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

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祇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苻平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眾各隨所之。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淨。是以

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
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
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
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湏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誦精
舍為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
光，每夕豔發，經旬弥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
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嘗往夏
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珎覺馳還
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
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入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

還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
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
復興自遠卜居廬鼻，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
每送客遊，履常以庖溪為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
初卒。春秋八十三。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
域。及東遊龜茲，慈龜茲王為造金獅子座以處之。
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
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

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問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

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藏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大守段業為主。遣

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為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人羅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义誑詐，告資曰：「义不能為，徒煩費耳。」真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义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

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踰為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踰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傳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

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菴變為蒞。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末期。遲有遇於來生。尔。什未終。少日覺西。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

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繆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尔。

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善持戒。

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
義熙中新陽縣庖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
民以百數遭庖死者夕有一二安嘗遊其縣暮投此
村民以畏庖早閉門間安逐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聞庖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
安為說法受戒庖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平旦村中人
追庖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
宗奉庖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
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
一人近其床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
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
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曇霍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僂檀時從河南來持
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
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
主衣無所汚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毫髮之
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
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因之事佛者甚衆利鹿孤
有弟僂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

傳檀曰。當脩善奉佛。為後世橋梁。傳檀曰。先世未嘗奉佛。今若奉佛。恐違先世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傳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傳檀深竒之。每謂傳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傳檀不能從。傳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

兵亂。不知所在。

曇邕

釋曇邕。姓楊氏。關中人。少仕偽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寇。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觀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

奔赴踰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北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後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王符堅欽其德。素遣使贖。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谷中舊有虎災。人常執杖結群而行。

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為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臂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

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廂。師欲走避。耶舍曰。此廂已飽。必不侵人。俄而廂去。前行果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住龜茲。為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

衣。數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尔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舍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泪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嘆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

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羗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舍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覲耶舍。布絹萬疋。悉不

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脩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資幡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

餘學梵書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八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
觀自沸水缸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
襍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
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賣觀
世音經未嘗輟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
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
恒河復值野牛一群嗚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
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
竺隨舶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

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
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
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
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
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群經多
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蜀
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
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輒至堯率

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蜀賓。觀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

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行。俄尔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王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

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嘆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快。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

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

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
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
場寺。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曇邃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
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
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
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
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
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又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
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
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而絕。

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
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
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迹四衆。嚴持香花。從師乞
戒。登曰。白日宣禱。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
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見
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
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

令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寶通

僧寶通。梵行精脩。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興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已試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宋僧慧紹。不知出處。孩穉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雇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

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尔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

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尔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脩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異僧傳卷第三

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
與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為其弟子習學小乘
後遇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
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
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
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
色自若王竒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

皆驗。西域號為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懺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懺以久處致厭。遂辭往罽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懺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懺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懺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

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懺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為驗。懺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懺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時魏虜拓跋燾聞懺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懺日久。不忍舍去。後又慰辭以迎。蒙遜既吝懺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懺曰。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懺。偽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懺乃流涕告衆曰。懺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

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目之。初在冀州。不脩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

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

一蘆圖

音傳

子更無餘物。嘗住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

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

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

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

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

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

而去。咲曰。四天王李家子。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

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

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

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鱸與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鞞履存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

法見渡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荅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曰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贖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饒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

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山台。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

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散蜜薑為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

往乃見真人。為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挂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

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窳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窳子泣曰。昔孫息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姊皆被痛酷。窳子果死。又有齊

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
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作
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
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
湖患病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
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
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
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
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
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
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
道惠聞而但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
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脩福業法意道人
甚有德可往就之脩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
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
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
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

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荅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_音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廼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

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崐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湏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

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跡人世。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

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滄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裝。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

者閣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
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
不污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
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
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
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
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
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庖以杖按頭擄之而去跋
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
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

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
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
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
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
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
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
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閣毗之春秋六十有五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
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

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乘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聰指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訕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研群經，萬里從師，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

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為邪。擯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庖丘山。豎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与生所說合。若苻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

說。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為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

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
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
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
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
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栴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
為嚴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
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
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
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
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

頃之汭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蜜
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
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榭掖參
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
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
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
三寶為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
遊乃於鄮音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
及妙化所移比屋端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
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

為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如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游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

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精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

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宣鎮荊州。創房殿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華言。有慄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劔。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荅曰。無所多憂。即以劔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荅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荅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

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敷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異。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提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復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

遇跋陀曰。既染爨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准。為賊吞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服。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記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眾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眾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

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棗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

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因出家為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迈。行及涼州。番耒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余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雕鑄。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凌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為瑞像寺。馬識者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家。又勅令脩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

武館有一蠕蠕音軟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
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解懷文旁見夷
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
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並
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
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
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
臨水懸測高深圍圖音傳踏窖不舛舛合提笑而言曰
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
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

懷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鉤股標準則天文地
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
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
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
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瘕死無核
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錘穿五
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
線睫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
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
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高高

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為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脩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歎。提還牀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来入。我以牀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驪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閉。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弥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脩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眾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百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撤牀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

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脅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胥知憲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諸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荅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荅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苦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於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

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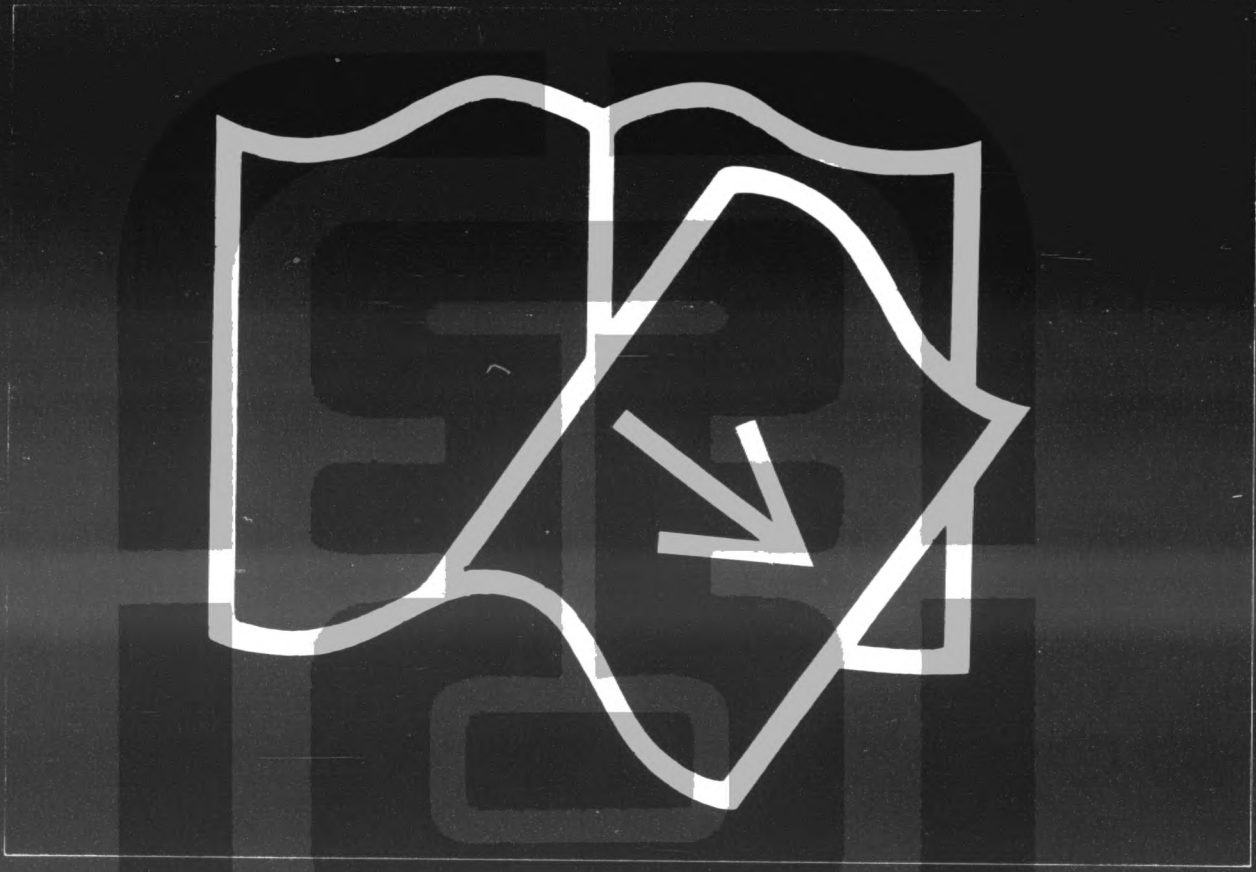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未居鉅鹿之瘦陶焉性度
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為沙彌時時輩每
暇常角力為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
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輩輕侮汝
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
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一
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
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

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同列復戲侮稠曰吾
有力已恐汝不能堪衆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
也方驚疑稠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
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躡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
拳捷驍勇動駭物聽衆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
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
經衆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
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
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
泉水即上涌衆歎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脩習前

法聞兩虎交鬪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
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脩佛道豈
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
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齋坐久疲頓舒
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
為期間有勅名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
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
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
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扶
切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荅云

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果得
鷓鴣二鳥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
胡兒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
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
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噉兒子
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
得免斯難稠索水灑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
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来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
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
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



P22后缺

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污伽藍在
此候耳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
也因謂曰朕未見佛之靈異頗可得覩否稠曰此非
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
不能動稠命沙弥取之初無重焉嵩陽杜昌妻柳氏
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
被狐刺螫音拭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
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
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
雙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免柳氏

